

論語徵丙

雍也

公冶長

四十七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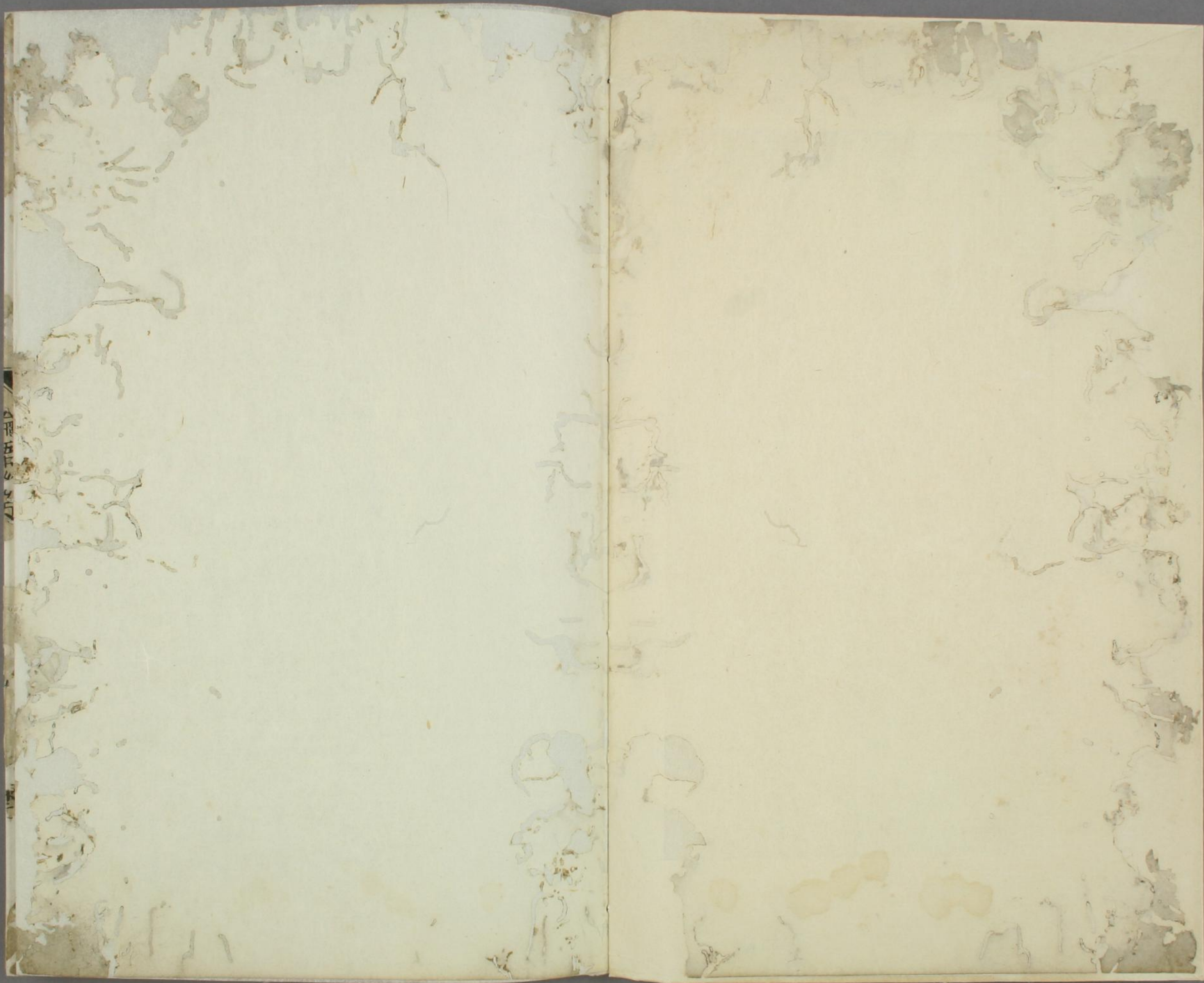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イ 17

221

3





221
3



論語徵丙

日本 物茂卿 著

聖人視其兄之子猶己之子也。公冶長南容相等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雖未免於刑戮。猶免也。聖人之愛其子至矣。然其擇壻止於是耳。豈以為奇貨可居而藉以為榮乎。後人以為有優劣者非也。南容數見於論語。而公冶長不復見焉。千載之下。豈容以此知其優劣乎。按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吾知免夫。小子。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於牖下為願。中庸贊孔子。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皆古之法言。蓋古之代

子曰見泰伯篇

中庸第二十七章

論語徵丙

敘言徐傲註曰一在縲絏之中一免於刑戮於此可識二子之高下

王世嗣諸侯世嗣士大夫之子為士大夫農工賈之子為農工賈貴賤分定也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為至焉秦漢以後始囂然人皆願為三公王澤斬故也故後儒於聖人擇壻意率多鑿耳或謂南容免於刑戮與公冶長非其罪也適相當而多不廢一言則優於長也殊不知南容為三家之族三家者值有道則必廢而此不廢故多不廢一言者以其為三家之族耳長有縲紲之事故夫子斷非其罪也業非顯者何必論其不廢哉且託女子於人以終其身其人能免刑戮則父母之願足矣雖聖人亦爾聖人所

禮記曲禮又云坊記

以異於常人者無奇貨可居藉以為榮之心爾無臧無否婦人之德故程子所謂量才求配亦非古義也學者察諸程子又曰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此事誠然雖然聖人之道豈絕無避嫌之事乎傳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又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自陋儒傳柳下惠嫗女子之事而唯問其心不問其禮以此為高者衆矣則或將藉口程子也故詳之爾南容家語南宮縉字子容王肅從之世本亦同史記名括左傳名說鄭玄作閱未知孰是皇侃疏范甯曰公冶長名

柳下惠嫗女子見毛萇詩傳及家語

芝字子長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仁齋先生曰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勝朱註甚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是子賤之於學於政皆以能取諸人聞也舜之無為任人也舜之大智好問好察邇言也孔子謂其君子哉以此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敦都內切盛黍稷之器

樂肇晉人作論語駁三卷論語釋疑十卷

許行見孟子滕文公篇

此請學農圃子路篇
何也司徒職以卿三物
焉物而行與之一曰
忘知仁聖義忠

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包咸鄭玄之解論語賈逵服虔杜預之解左傳皆云夏曰瑚樂肇以為未詳然明堂位古矣朱註云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仁齋先生曰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因謂孔子不比諸耒耜陶冶常用者以戒子貢深也夫天下不可無民猶如耒耜陶冶常用不可一日闕也孔子而以陶冶耒耜為尚則許行豈非乎哉樊遲之請學農圃孔子何謂之小人哉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畔道遠矣古者成德六焉聖居其一太宗伯之器也瑚璉其是之謂邪

巧言學而篇剛毅子路篇

孔子曰顏淵篇

又曰雍也篇

仲弓為人益慈惠而短於言故時人仁之朱子曰重厚簡默此自其所見耳豈然乎夫以慈惠為仁世人所皆知攷諸它書可見也時人貴佞每欲仁之兼佞以為全材觀於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於仁仁佞每並舉可以見已蓋能言者不能為能為者不能言自然之符也故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故孔子喜仲弓之不佞已它日又曰雍也可使南面謂其仁也是其進德非曩者之仲弓矣朱子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是自理學之見耳凡其德可以安民者皆謂之仁但孔子主學學也

者學先王之道也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是仁所以難其人也

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豈有所謂仕進之道乎朱註斯指此理而言理學家之言也孔子時豈有之乎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朱註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豈其然乎聖人之所知者其材也所不能知者其志也如三子言志或以兵或以足民或以賓客之禮川志如其材

言志先進篇

至於曾點亦其志不欲小試也。後世變不氣質之說興而聖人官久各其材之義泯焉。故於此章之旨漫然不會其意耳。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此孔子之微言也。易曰利涉大川。謂涉艱難也。而海之難涉非復大川之比。蓋孔子所言其事之至難。迺非獨力所能濟。而所可與共者。又難其人。唯子路好勇。故假設云爾。非實許子路也。子路不解假設之意。喜其言與己共行。故孔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是迺無可慮者。祇恐其無所取桴材。欲從而卒不能從耳。蓋言興大事涉

艱難。非勇之所獨能。亦必有其具。迺可為也。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朱子材訓。裁其不解微言。亦猶子路歟。宜其無所解於詩也。且取字不明。謬矣。何註一說財哉。同恐非。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此孔子許三子者。與三子自言其志同也。非唯聖人能知人。而三子亦自知也。

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己亦不如也。亦願為其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亦喜子貢日知之。

吾在厄篇曰使爾多

皇疏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

公羊傳僖二年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晉語曰獻公田見翟相之氣歸寢不寐

明且先王之道散於天下孔子無常師訪求四方延集於我可謂艱矣而顏子得之於孔子不須搜求其聰明又如此過此以往殆不可測矣故孔子自言不如者要之將來也古註慰子貢非是朱註與訓許女下句斷本諸秦道賓不知聖人之心也且昧乎文辭也

檀弓語家語曲禮篇作
孔子晝居內寢孔子云
云可備一證出見之言
龍傳宣二年

宰予晝寢古來以為晝寐非也古有寢不寐之文寢謂夜臥也然寢非臥也諸侯有正寢燕寢士唯有寢今之內堂也夜則臥于此故謂夜臥為寢也宰予晝寢晝處于寢也晝處于寢蓋有不可言者焉故孔子深責之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左傳載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是晝寐豈可深責之乎後世儒者聚童子講習督其勤惰妄意以謂孔子之責宰我亦猶我也故為此解耳皇侃本朽作巧王肅曰朽鏝也皇本亦作巧塤也侃釋之曰朽塤之使之平泥也

剛者邢昺曰謂質且而埋者朱子曰剛堅屈不屈之

意仁齋先生曰寬。九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按書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直剛強各殊也。又孔子語子路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是直勇剛各殊也。中庸北方之強。南方之強。謂勇則強。即勇也。邢昺以直解剛。朱子以強解剛。皆非矣。仁齋先生誤援中庸南方之強者。亦沿朱子之誤耳。大氏勇與怯對。以心不懼言。強與

弱對。以力不屈撓言。故強勇一類。故非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不足為強勇之至也。剛與柔對。以其質果烈言。既曰溫柔。烏得以為剛乎。辟諸物。金剛木柔。而木有強有弱。火剛水柔。水似弱實強。然不得以水為剛矣。是字義各有攸當也。至於直。則以不曲言。烏得混乎。孔安國曰。愆多情。愆易所謂愆忿窒愆。亦謂怒與色也。蓋剛之為德。果烈物莫能干之。至於惑色。則有時乎失其剛。果故曰焉。得剛。朱註愆多嗜愆也。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是其天理人欲之說。果其說。是乎。則非至人未足以為剛也。

論

然未聞以聖人_在者矣大臣_理學者流任口言其
理莫有不可言者而名於是乎素焉豈非堅白之倫
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言能化
其人使不為非義之事也故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安國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此古來相
傳之說不可易矣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
非義相干為如是古言也蓋言人以非義之事加諸
己是己心之所不欲也吾則欲使其人無加非義之
事於他人也自彼視己己亦他人故孔安國變人為

楊升庵外集經說部曰
吾我一也古人立用之于
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
義也左傳云云莊子云云

己以明其義耳本文人我相對而下吾字不對人而
言其所以變文可以見己揚升庵謂吾我無二義者
非矣所引左傳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我
謀以協我及我為吾家我食吾言莊子吾喪我及吾
無糧我無食皆有差別也子貢知者其心謂吾能制
止其人使無為非義然子貢或能為其一二豈能皆
然乎且其用心如此必用知計流於誦詐以至於失
己故孔子以非爾所及而遏之耳宋儒不識古文辭
以謂此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一意但彼曰
勿此曰無無者自心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為仁恕之

別孔子語子貢以心而仁非所及。又孔子云爾安哉。古者勿無通用。孰為自然。孰為禁止。且子貢不曰無之。而曰欲無與孔子所語者何別乎。可謂不能讀論語已。又可謂不能讀古註已。

夫子之文章。謂禮樂也。孔子雖聖人不得位。不得作禮樂。然如語顏淵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及散見戴記者。亦頗有論四代禮樂者。則雖其所罕言。猶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今雖弗傳。然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段。蓋其緒言。子貢僅一聞之。而深喜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朱註以可得

而聞也。為學者所共聞。仁齋以不可得而聞也。為絕口不言。皆可謂昧乎文辭已。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殊不知聖人之文章。豈止是乎。可得而聞。本喜聞之辭。威儀文辭。而豈喜聞乎。故又有以為非聞見之聞者。古書如聞道也。晚之類。謂聞而得之。誠非淺言之者。然此乃高妙之說。流於老佛矣。又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仁齋先生辨之盡矣。皇侃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至門人之言曰唯恐

者。明公之心。必以此也。以形子路。貧也。古文辭之妙。

如此。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為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尤傳哀十一年

尤傳哀三十一年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日。

○先河次河。王所為之坊。左氏疏解。○褚之服。與子產在位。故也。取衣。子產之。又曰。井有佳。子產使田疇。五家為一組。之。○位。子產。又曰。子產。○於。良。○。

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貝。

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又曰襄二十六年

又曰襄三十年

左傳哀十一年

者。門公之心。必之也。以形子路之貧也。古文辭之妙如此。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雖一行之美。亦可以馴致聖賢之德。故古昔立謚法。亦以為文。聖人開人善路者。如此。孔子稱之。聖人不沒人之善者如此。蓋左傳所載。孔文子之事。不美。故子貢疑其行謚不副。仁齋先生遂疑左傳所記。恐未必然也。可謂不識聖人之道已。亦不識聖人之心已。且子貢既已疑之。則左氏不可疑矣。

左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

又曰襄二十六年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是可以見其恭也。又曰。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是可以見其敬也。又曰。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活之。我有田疇。子產

又曰襄三十年

殖之子產而可誰其嗣之可以且其惠與義也鄭介
晉楚子產相之能以禮免子產之功也而孔子不稱
豈猶有不足於君子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侃本久而敬之作久
而人敬之其疏曰此善交之驗也交久而人愈敬之
也邢昺本無人字非矣蓋久而平仲敬之豈可謂之
善與人交乎久而人敬之而後善交之驗見矣此蓋
平仲孔子所素知偶記其一善以稱之以平仲為先
輩故稱此而使人則之也非以槩其人也下不與上章
論子產一例

居蔡如居貨居室廢居之居謂買蔡也朱註居猶藏
也以為藏龜之室與下山節藻梲相粘非也漢書食
貨志云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
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二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為名未知何據山
節藻梲按明堂位天子之廟飾也居蔡與山節藻梲
古註以為二事云居蔡僭也山節藻梲言其奢侈今
按二事皆僭也朱註以為一事謂藏龜之室山節藻
梲是不識居字也又以為山節藻梲不關不知之事
故連諸居蔡以解之殊不知孔子所謂不知乃謂不

知禮也。且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何者？王者受命於天，與祖宗祀祖宗配之天，一之也。故國有大事，謀諸鬼神，謂祖宗之神也。鬼神不言，以卜筮告之也。故禮運曰：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故著龜蓋鬼神之紹介也。若不問諸宗廟而問諸著龜，則先王可謂不知本已。故知山節藻梲，非藏龜之室也。朱子不知禮，故其筮儀曰：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為神也。著

龜雖靈，稟命於物。先王之道，豈若是其陋乎？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故子張疑之，思求其人，質諸孔子，令尹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有似盛德之士。迺宋儒所謂天理之公，無人欲之私者。陳文子亦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子張高邁之士，故其所疑如此。蓋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己，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亦其可以

三仁微子篇

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索儒求之。亦不得其解。旁引二子。它行事以論之。可謂窘矣。殊不知二子非古人。孔子特據子張所稱者。斷之。豈及其它行事乎。延平先生當於理而無私心。豈足以為仁乎。仁齋先生以出於至誠惻怛之心論之。可謂刻矣。夫孔子之於二子。於三仁。或在它邦。或在上世。既不見其人。何以能知其出於至誠惻怛哉。且其說皆至於管仲而窮矣。可謂臆說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是或季文子自言。而魯人誦之者。故曰子聞之也。再斯可矣。是孔子斷其妄已。言季

說見升菴文集四書類及代醉編今按皇疏李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等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慎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黃疏以前已有此說

學而不思為政篇

又曰見衛靈公篇

書曰堯典又曰洪範
子子告子篇又曰離婁篇

文子惡能三思。苟能再思。斯可矣。黃東發為是。鄭玄曰。不必乃三思。此言文子既能舉事寡過。則但再思之。斯亦為可也。文例不合。難可從矣。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是自宋儒之見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皆勸學之言。且其所謂學。豈窮理之謂乎。書曰。欽明文思。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其有不

論語集注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是古
聖賢之貴思也故事有大焉有小焉有遠焉有近焉
事之小而近雖不思可也大而遠雖千百思之可也
何必再三之有大氏宋儒之乏於深遠之思也為其
所見誤之已

甚矣哉人之喜以賢知自見也以至殺其身以至棄
其百乘之富而不顧也夫殺其身棄其百乘之富而
不顧也豈不難乎然其喜以賢知自見也徒殺其身
而已矣徒棄其百乘之富而已矣卒無以濟其事成
其功者無它故也其心在賢知而不在忠也其心在

詩簡兮抑風
孟子盡心篇

賢知者止於淑其身而已矣其心在忠者仁之道也
甯武子之愚見取於孔子者以此歟然其愚之不可
及亦甯武子之性也孔子明言不可及也人之至性
雖聖人亦不能及也後世儒者不知此意暗指程子
吾黨謂孔子鄉黨也狂簡蓋古言不可以簡畧訓之
孔安國曰簡大也詩簡兮毛萇亦訓大孟子引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孟
子又曰狂者進取皆無簡略之說蓋狂者志大故曰
狂簡志大而進取其成也速故曰斐然成章言文采
可觀棄之遠游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

孟子盡心篇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師也辟先進篇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
箕容箴字子皙秋墨字
皙併點為三人

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戒之也。所以裁之謂方法。孔子歸魯脩六經乃其方法也。蓋孔子道不行於當世，乃欲傳之後，先王之道大非狂簡不能負荷，所以思也。朱註以其不及中行必欲見貶意，豈孔子思之意乎？如孟子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趙岐以為孔子思之，朱子以為不改舊習皆非矣。孟子以琴張、牧皮、曾皙、狂也。家語有琴牢字，子張、趙岐謂琴張顛孫子張也。其為人蹉跎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然稱仲由、子路則顏路、連姓以別之。字皙者三人，則曾點亦連姓稱

孔伋子思則原憲亦連姓是稱呼之常也由是觀之琴張自牢子張自師岐說似失

惡不仁伯夷叔齊之性為然也不念舊惡惡不仁之不己甚也念不忘也舊惡舊時之惡也朱註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夫既改之烏可為惡蓋舊時之惡乃有時去事移欲改而不可得者是舊惡也且如楚滅齊同姓田氏篡齊至於昭王宣王之時既為舊惡孔子應聘孟軻游事是不念舊惡也然此在他人亦非難事待夷齊惡惡之嚴如孟子所載則宜若念舊惡然而乃洒然如忘者孔子所以稱之也豈父黨商豈無

孟子所載見公孫丑篇

孔子又曰速而篇

孟子萬章篇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孔子曰陽貨篇

凱風小弁之辨見孟子告子篇
史記伯夷傳

論語集注
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尚益强大豈必復奪國友侵地亦世移事去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丘亦取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

大志

蓋新為一丘二丘天下
大志也其字泰子亦已出

老子第十四章

伯夷本有可如怨之迹不可如

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為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

孔子又曰述而篇

孟子萬章篇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孔子曰陽貨篇

凱風小弁之辨見孟子告子篇
史記伯夷傳

奪人國侵人地之事。西伯之時。尚益强大。豈必復奪國友侵地。亦世移事去。而不可如之何。而夷齊聞西伯作興往而歸之。亦不念舊惡之一事耳。孔子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謂其得仁人而歸之。正與此章之義相發。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是其意據孟子。以伯夷為聖人。又其所見聖人如達磨。故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殊不知怨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孔子曰。可以怨。又曰。怨而不怒。又曰。匿怨而友其人。丘亦取之。舜之怨慕。凱風小弁之辨。豈不然乎。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傳亦曰。怨邪非邪。是

老子第十四章

伯夷本有可怨之迹也。希微也。謂怨之迹不可見也。怨之迹不可見。故子貢司馬遷皆疑之。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是希字之義也。蓋伯夷叔齊以孤竹君之二子見稱。不得於其父。棄千乘之國。去而隱於海濱。於首陽之山。是伯夷叔齊之迹。為孤臣孽子。故世人以怨疑之耳。然伯夷之不得於父。在惡不仁。蓋觀於武王戡商之後。以燕衛齊魯封其功臣。則紂同惡之國。多在東北。孤竹去燕不遠。必亦畿甸諸侯耳。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小子不稱之。獨以不

孟子論見雜書及公孫丑篇

家語弟子行

文王敬忌見書康誥

王直著夷齊十辯載皇明文衡

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
朝者原諸其心也然餓於首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
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
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家語曰不克不忌不念
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不克者不枝害也不忌者
無所顧慮也如文王敬忌及無忌憚皆此義家語所
載益足想二子胸次脫灑毫無蒂芥也扣馬諫武王
事明王氏辨其妄盡矣
微生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於鄉孔子亦愛之孰
謂微生高直似謂非直者蓋反言以戲之耳親之至

今言故反
呼西反醋也 大主

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家
偶無醢而乞諸其鄰以應人需干何直不直故知其
為戲也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
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問巷間匹夫匹
婦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故知孔子家乞之也微
生畝待孔子甚倨高必其族故知其為鄉人也門人
錄之者蓋以見孔子處鄉黨愷悌親人也且高以直
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旦孔子家乞醢而高不忍使
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
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使其如凡事不可徒直亦

憲問篇曰微生畝謂孔
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
與與乃為佞乎

存疑一說孰誰也言今之人有誰謂微生高直者嘆久不知其直也因舉乞嘔一事其曲用意如此宜徇迹不謂其直而諒心者深信其直也

正字通足又御韻直去聲過也足恭恭也法言管子篇足言足容又管子五行篇苗足本注足猶擁也

正考父鼎銘見九傳昭六年

大象易小過

吾與女不如本篇願之宰已見

直在其中子路篇

教誨之道存焉後儒不學詩不知言遂謂高用意委曲術名沽與故孔子譏之陋哉亦高儕輩耳明儒又有以孰謂微生高直為人不識其直者然此與孰謂鄆人之子知禮語勢正同則不可從矣

足恭孔安國曰便辟貌其人去孔子時不甚遠必有所受邢昺解其義曰便習盤辟其足以為恭也未知是否又曰一說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註因其音而換其義曰足過也然二說皆無據字書將樹切又引管子足本法言足言足容殊為不類將樹切它無所用亦為譌音祇當從

便辟兒

孔說讀如字而不必深求其義可也理學家妄以中為妙道動以過不及為說段使過恭果為可取則正考父一命倭再命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豈非過恭邪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豈不君子乎可謂妄說已此章意左丘明質直好義孔子美之其曰丘亦恥之者亦吾與女不如願為之宰意聖人好賢之誠也仁齋先生乃觀此章及人之生也直類動拈直字殊不知直亦一德豈可繫一切乎如直在其中聖人不執一直字後世昧乎一貫之義遂為一槩之說耳孔安國又曰左丘明魯太史則是作左

韓進學解尤氏浮誇
後儒說見大全朱子說
及鄭夾滌氏族誌
宋玉曰登徒子好色賦

論語後兩

傳者豈有異人程子乃泥韓愈浮誇之言以為別人
而曰古之聞人也後儒遂曰左丘姓明名皆無稽臆
說不足信矣宋玉曰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豈可以
其文而疑其人乎且左傳之文乃史之妙者宋儒昧
乎文其以為浮誇宜矣夫詩易列六經而詩嫌誨淫
易類詭譎段使不列六經則程子謂之何世微左傳
孰知春秋之意丘明之功偉哉大氏道學先生妒心
頗多

車馬衣輕裘衣如字朱註去聲不識古文辭者矣馬
而言敝亦有疲敝之義無施勞孔安國曰不以勞事

作昌白切史記注常應白伯喈耳語
後字亦同

置施於人置施蓋漢時言未詳其義豈已則憚勞不
為留以施於人之意歟朱註施亦張大之意不知何
據不施勞事於人其義自美何必改焉邢昺疏老者
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
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是朱註後說甚優朱子更設前
說者其意謂季路顏淵皆以工夫孔子獨以效驗則
似不倫故也是自朱子意見豈識孔子時語意乎夫
志者願也欲得其所未得者也如三子言志則以出
言比則以處言故有不同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
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左爾此誠然抵子路

論語後兩

夫子與點先進篇

子路者曾子所畏孟子公孫且篇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以輕財利之顏淵以輕功伐言之皆主一端至於孔子則無事一端是所謂大也程子又謂子路勇於義亞於浴沂者也此睹夫子與點之言而妄意曾點優子路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其材德何必不及曾點哉夫子所與者與其志已曾點之材不可考則優劣之說皆臆斷已又曰顏子之志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是誠然然出於有意者豈必卑下哉顏子之志大禹之德也孔子之志堯舜之化也宋儒務佔佔乎有意無意之辨原其所由來亦莊禪之遺矣學者其察諸又按子路或

或謂文林貫旨說

不貳過雍也篇

稱季路季其字也或謂仕季氏故稱季路矣哉豈謂婁敬之陋昉自孔門邪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顏子不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家語稱弟子之行顏子之外亦莫有此夫子所以嘆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句絕焉於虔切屬下句此衛瓘讀見邢昺疏蓋孔子門人或有仕為邑宰而不興學乃以人不好學為辭者故云爾十室謂其極小者必者懸斷詞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則豈無子者哉特未使其學焉耳苟使學之必能

論語集注
好之也。子二屢以好學自稱。人亦以此稱之。故皆以我言之。夫學者。人之天性也。故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凡有一美人。必做效聖人。循此性而建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好也。若使人性不好學。則烏能悅之。如舊說。屬上句。則孔子以好學自負。而懸斷其必不好學。可謂謬矣。朱註。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忠信誠美質。然孔子之意。則不然。孔子豈以美質自居乎。蓋忠信者。中庸之德。乃非甚高難行之事。故以自稱。又曰。必有耳。忠謂為久謀而忠也。信謂與朋友言而信也。後世忠信字義不明。故詳之。

雍也篇

家語弟子行

又家語同上

爾

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子為王者相。仲弓為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為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已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

千載之下。可想其人。真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為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為諸侯。而不可為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為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亡論愚

書益稷

禮記雜記曰。管仲過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駭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已。且所謂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如何據可也。即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

居處恭子路篇
齋明盛服中庸第二十章

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內者心也故
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
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
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惡
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
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
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
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所謂居敬也豈得
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

聰明睿知中庸第三十章

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

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盡之
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
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
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
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
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為貴焉哀公以好學問

易下繫辭

子曰治長篇

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亡。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焉。仁齋先生譏之。

家語已見

子曰泰伯篇

詩見詩洞酌卷阿諸篇

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舜亦亂而已。亦蓋稽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胥失。

子於是日述而篇

鑑空衡平大全黃勉齋
說補程子義

三月不違仁本篇

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上王頂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一過不足論。夫子為非顏子之極致也。

幼於合中。程子曰。乃於合中。雙孝。此準則。三字。於合中。禮。心。七情。乃於心中。云云。

章 拳拳服膺中庸

事而拳拳服膺者。止以此告之耳。然宋儒盛拈。故特為

工作。蓋作工。經度。日日。為。之人。非。故。無。不。之。

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母豈乏粟邪。出使它邦所費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

子於是日述而篇

繼空衡平大全黃勉齋
說補程子義

三月不違仁本篇

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之

章 拳拳服膺中庸第

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比執幼之。子華非工作度。日使它邦所費必多。由工。非。昭三年左傳。晏母為辭也。正義曰。六。四升曰釜。者。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

論語校刊

今文藪為逾。是瘦逾藪其數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固升為八勺九撮八二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

釜為五升七合五勺。强。冉子以為少也。可知。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

五乘七石一斗。乃五。引。本曰三石六斗。五斗。乃五。以下十一。字。一。則。蓋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後。三。五。七。石。云。八。乃。其。多。三。石。云。不。可。也。然。律。律。為。其。算。以。七。石。云。可。考。九。七。石。八。蓋。每。月。八。石。云。八。升。七。十二月。三。十。至。中。報。歟。

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然。稽諸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

予欲無言。陽貨篇。不憤不啓。述而篇。下同。

今文藪為逾。是庾逾藪其數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周升。為八勺九撮八

十一日...
 十一日...
 十一日...
 十一日...
 十一日...

釜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冉子以為少也。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九百。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而曰繼。反言以形其非也。毋字句絕。古註以來皆然。稽諸書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是其例也。此章之義。自今人觀之。孔子師也。冉子門人也。孔子何故不直斥其非也。蓋學之道。使人自喻。而不必一一明言。一也。故曰。予欲無言。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曰默而識之。學之

予欲無言。陽貨篇。不憤不啓。述而篇。下同。

賢者識其大者子張篇
大德不踰閑

不假蓋家語致思篇

左傳僖十八年宋公使邾
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
社

道主其大者而小者不必如二也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君子不欲傷人之意三也故孔子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氏後世諸儒不識是意且冉子與粟五秉由今人觀之孔子為魯司寇而其門人猶不用其命豈有是事乎然論語所載豈妄哉大氏商鞅以後天下皆法家程朱以後天下皆理學豈足知君子愷悌之德哉

犂牛章古注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鄫子於社是古曰用者謂以為牲也山川不舍者譬天不舍也朱註

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小異詩

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焉仁何以盡乎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衆德皆自然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而至也至云者如知至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

依於仁過而篇

知至大學

已下當看其字

子夏道戰之說韓非子

莊子太宗師

我欲仁述而篇

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

○疏通為子

疏曰云云帝王之言語不密密於曰疏通又知帝王之世如曰知也

居仁三子離婁篇安宅公孫丑篇仁人心告子篇

疎通知遠禮記經解

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附錄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槩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之極確也。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亡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亡。喪也。疾甚。故

持其手曰。喪之。按亡。喪也。三字。孔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解之耳。蓋亡訓喪。如亡人之亡也。非死喪之義矣。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已。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甚相遠矣。祇其德相萬

賜不受命先進篇
伊尹樂堯舜之道孟子
萬章篇
樂以忘憂述而篇

淵明歸去來辭

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非是已程子曰其字當玩味安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爾孔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人之力有強弱故聖

字而此古不足教而此古困學記命仲

九兩注兩行耦也所以協耦萬民也

人。不。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道。為。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為。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儒。字。見。周。禮。廼。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孔。子

周禮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儒以道得民司徒職以春官六安萬民

荀子說見儒效篇

仁齋之意已見高中玄說

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為人為己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孟之反不伐。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甚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稱惡人謂之佞。是後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

世佞字與孔子時異而宋需章一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辨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

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乎

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大抵尹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

莊之說析精

先進後進篇
儉戚八節篇

如我數年述而篇史記
孔子世家

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

也禮樂末也

殊不知道無也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
即此章野人也豈不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
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
及也故無大過即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
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集注有適均之字古義有文質適均四字

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程子
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
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

中庸第十二章

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
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
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為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善解
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
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
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
古書德作惠為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
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
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為罔何則直不可謂無
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故直字是則

在其中子路篇

免而無恥為政篇免於
今之世本篇知免夫未
伯篇

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司
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為子且孔子曰直在其
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
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
謂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
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
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
謂免於刑戮也
警食殺
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

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
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
心又聒之一切務欲開民知竇聖人之道則不然示
諸行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聒之何以能知乎不
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
之所不及也
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
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不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
是訓民為人訓義為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
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又畫刑心以義制事
之語
曰義之府也九傳信
二於年

故此二者各言如以禮制... 禮在
經曲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
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
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
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謬起自大學
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
可謂安已敬鬼神而遠之也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
之蓋人卑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
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
之祭必齋血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祭器殊燕器類

顓頊命重黎見書呂
刑及楚語

或謂指大全或人之向

所以遠之也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殊
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朱註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如亡害然然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
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此章之旨明於天人
之分達於幽明之故故孔子曰可謂知矣先難而後
獲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得之它日孔子曰為
之難故此謂為仁而曰難獲者得其報也記曰用其
仁而去其欲故欲獲其利而為仁非君子所貴矣朱
註後其效之所得此本於先爭後得然所謂得者亦
謂得報也

加以効字子... 之說

先爭後得顏淵篇
公孫丑篇

為之也顏淵篇
出明之故易繫辭

道學先生動

功夫功夫一

道言此等

之言豈孔門之旨乎學者察諸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

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

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

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子之言非矣

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

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

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

流壽如山之不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運

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樂如山之安

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

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咕咕於理可醜之甚

魯一變至於道古註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可謂明

白朱註至於先王之道殊為不通

觚非木簡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

祇升庵引破觚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蓋時俗

涵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也其量

是觥之所以示也。蓋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已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囿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觥，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

節為人謗訕總

觥 觥 字彙 觥 酒 卮 之 總 名 也 引 觥 曰 一 升 曰 爵 二 升 曰 觚 三 升 曰 觶 四 升 曰 角 五 升 曰 散 皆 同 升 散 公 羊 又 實 曰 觥 虛 曰 觥

升所以罰不敬。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今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觶，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與觥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共有仁焉，不能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二，祖仁者

是觥之所以示也。蓋春秋之時，先王之禮已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囿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觥，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

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今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觔，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與觥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共有仁焉，不能改作。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二仁，仁者

相印不可從矣。凡有仁人，隨井時，在下從而
出之不乎。是改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井有仁
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
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
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
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
丘也。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
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
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
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
不可罔也。」

經礼曲礼也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
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
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氏後人以宰我有短喪
晝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
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
可罔也。」

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不能
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
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
已在文中矣。故或文書解之，殊不知詩書禮樂皆

禮與其奢八佾篇

五禮周禮大宗伯

八德主而篇

禮周禮大司徒

泛愛衆學子而篇

佛形畔陽貨篇

載於策。孔子而前，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實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形，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南子故，左定四年，云：刺瞽也。南子淫荒，欲殺之，而棄寘，故出奔。

樂正

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改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允者，止是矣。按前書，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詩曰：禮記檀弓

禮與其奢八佾篇

五禮周禮大宗伯

八德志而篇

禮記周禮大司徒

泛愛衆學子而篇

佛形畔陽貨篇

載於策。孔子而前，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實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形，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己仁齋先生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

樂正四術禮記王制

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改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允者，止是矣。按前書，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子曰禮記檀弓

訓矢為陳皇疏蔡謨及
知新日錄袁了凡說

出公乃嗣位衛君。子亂子路事出公而不知孔子
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
邪。孔子見之。崩贖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
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慮崩贖之反國邪。則
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
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
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
然。此事當時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
之心。何況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
爾云云。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

周禮大司樂

之解。已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

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書以
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
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
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
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
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
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
東西南北道遠均。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我如

舜用其中中庸第一

賢者俯而就之。不日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贊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言之。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

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衆。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爾先。

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之道鮮矣。可見古言曰：殊也。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行也。豈不謬乎。

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仁人。聖為聖人。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窘已。

論語徵內

